



# 康巴周末

## 康巴人文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张磊

### 田园风情

## 蓑衣情

刘峰

在旧年乡间,看云识天气,耕者皆有一件蓑衣。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有雨山戴帽,无雨半山腰”,蓑衣,成了爷爷野外劳动避雨的标配,也成了我的最爱。

细雨纷飞的春日,爷爷身披蓑衣,打着赤脚,一手扶犁,一手持鞭,吆喝着那头老水牛游走在田间。沉睡了一冬的泥土,被锃亮的犁铧翻起一道道赭黄的浪,散发着沁人的芳香。远远望去,漠漠水田,仿佛有一团绿云随着一团乌云在缓缓飘动。绿云是爷爷;乌云是水牛。

春耕,引来了河滩的白鹭,它们三三两两飞来,颈子弓成“S”型,一对对腿脚后并拢,笔直而伸,微微翘起,一如飘逸的汉隶。一到水田上空,它们缓缓收敛翅膀,宛如白帆子花纷纷撒落田间,文静地踱着步子,将长长的喙儿探向新翻的泥土,衔起一粒青螺,或一只小虾,或一条蚯蚓。

当饱餐一顿后,有的白鹭,竟立在小山般的牛背上,胆儿大的,甚至立在爷爷的蓑衣坎肩上,随人与牛慢慢移动,宛如一场清新唯美充满田园风情的微电影。

而我,则披着蓑衣,在一旁捉泥鳅、采野菜、做芦笛,“嫩苔粘野色,香絮扑人衣”,玩得亦不亦乐乎。密密织就的蓑衣,细雨打在其上,沙沙作响,仿佛一条条春蚕美美啃噬桑叶,宛如一缕缕山风轻轻拂过莎草,恰似一排排细浪柔柔舔着河岸。

在雨水的作用下,蓑衣更绿了,那是一种湿漉漉的深绿,清幽幽、油亮亮的表面,映着青蒙蒙的雨空,映着水墨画一般的烟云,映着一闪而过的鹭儿的白影。虽然蓑衣外面皆是湿漉漉、底部滴着一线线雨珠,然而里面却是干燥的、温暖的、舒爽的。

犁田毕,爷爷就会将牛儿交付我,让我给它饮水、吃草。老牛见我来到跟前,温和地将头低下,让我踩在角上,然后将头轻轻一扬,送我上了它的背部。待我坐稳后,它在我“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下,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向河滩而去,留下一路深深浅浅的酒盅似的蹄印,贮藏一个乡间稚子的笛音。

到了河滩,我从牛背上溜下来,让牛儿自由活动。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筒竿钓鱼工具,开始在水边垂钓。此时雨霏天晴,一道彩虹横跨,荷上露珠滚滚,青蛙呱呱群鸣。将蓑衣解下,垫在河滩上,让蓑衣与青草融为一体。开始在静水下投下自拌的饵料,打好“窝子”;随后,将鱼钩穿上蚯蚓,轻轻抛出长长的银亮的丝线,看钢钩带着扭动的胭脂色的细小活饵缓缓沉入河水深处,直到浮标稳稳立在水面;最后,我侧坐在蓑衣上,盯着红蜻蜓似的浮标,静静等着鱼儿上钩……

不知不觉,一道残阳铺水中,黄昏降临。不远处,响起爷爷殷殷的呼唤,再瞧村庄,升起了一柱柱袅袅的炊烟。我依依不舍钩起最后一尾鱼,然后收了钓竿,穿上蓑衣,背起沉甸甸的鱼篓,唤来已吃饱的老牛,依旧跨上它的背儿,然后从怀里掏出芦笛,一边吹奏,一边朝村庄方向归去。

归来,正值一轮圆月鲜美的月亮升起。晚餐,因白天的收获自然丰盛,爷爷一边喝着酒,一边给我讲乡村轶事。那些飘散在时光深处的故事,让我听入了迷,忘了脱下蓑衣,最后伴随睡意朦胧,竟卧着它沉入梦乡。

至今忆起,因为蓑衣,感觉乡间旧年生活,是那么的率真、洒脱、无邪,恰如一首诗:“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翌日晨起,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卧在干净柔软的棉被里,那件小蓑衣,正静静地挂在蒸腾初露的粉墙,与爷爷的那一件大蓑衣偎在一起,随着晨曦悄移,大影子慢慢与小影子叠印在一起,仿佛大树对小树的庇护,舐情情深啊!

蓑衣,退出乡村舞台,在我的印象中,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那时候,故乡开始流行塑料雨衣,此衣轻便,密封性好,实用性强,深受人们欢迎。尽管如此,可爷爷坚持戴着蓑衣,他成为了故乡最后一个穿蓑衣的人。一人,一牛,一蓑,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底。

### 三、羚羊走过的山冈

这里的农民都是花匠  
种着大片大片的荞麦花、油菜花、洋芋花、蚕豆花  
这里的寺庙,对着村庄  
在这里,我空腹喝了两大杯青稞酒  
倒在金黄的苏普梅朵中  
上一次,离天这么近,还是在父亲的肩上

在这里,  
鹰,依然掌管着天空

### 二、牧歌

绵羊是白棋,牦牛是黑棋,  
白棋刚刚占上风  
牧人把棋收走了  
天老爷又在西北角,布了一粒金星  
帐篷里的灯,跟着亮了

雨脚云收走了满天的星星,  
牧人家的  
那盏灯亮了

### 一、繁花

白云不动,它就不动。  
一头吃过繁花的牦牛,懂得了审美

离开扎西的帐篷,去远方之前,  
又绕到了达瓦的帐篷  
一条穿过繁花的山路,懂得了珍惜

野蜂懂得了感恩,  
把繁花当成大地上的经文,从早念到晚  
从生念到死

### 诗苑

## 高歌

◎ 刘年

##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故园农事

## 补鞋

◎ 黄孝纪

遍寻我童年的记忆,一年中我似乎光脚走路的时候多,无论上山捡柴,还是到野地里扯猪草,甚至上学。只有到了寒冷的冬天,我才穿上一双黑乎乎的旧胶皮马口鞋,我们习惯叫套鞋。这套鞋定然是我的二姐穿过给了三姐,三姐穿过才传到我的。曾有许多岁月,我们家灶屋的宽板凳下面,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双草鞋和套鞋,连布鞋都很少。

草鞋是用稻草扎的,那时村庄里的成年男子都会,我的父亲自然是扎草鞋的能手。扎草鞋通常叫打草鞋,我父母常说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我有时看父亲打草鞋,那梳理干净的干稻草在他手中或搓或编,或添或剪,也不要了太久,一双金黄的草鞋就打成了,像两只宽扁又长的百足大虫。在我们家,草鞋通常是父母穿,走路不滑,穿烂了,随处一丢,也不可惜。布鞋自然是少的,那时去供销社买布,要凭布票,家里人穿的衣裳,都是补丁叠补丁,二指宽的旧布条,都要用来缝补衣服,哪还有太多的布来做鞋穿?唯有套鞋,又耐穿,又耐脏,即便表面沾满了烂泥,到水边用草球擦洗一番,又黑亮光洁。冬日里穿套鞋,我们常在鞋里垫上稻草,就暖和多了。穿久了,或进水了,掏出垫草扔掉,重新拿来干稻草,剪掉穗须,反复折上几折,略略压平,再塞进去垫上。不过,再耐穿的套鞋,累月穿着,总有破烂漏水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期待补鞋匠早点到来。

补鞋匠也确实会在冬季如期而至。那个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同许多行脚匠人一样,是衡州人,村里人叫他邓师傅。他每次来到我们村里,通常落脚在老单身汉涛老官家,吃住几日。与补锅匠不同,邓师傅随身就带着一个旧包袱,里面的工具轻便又少,围裙,锤子,大剪刀,胶水罐,胶水刷,此外一些零碎废旧的套鞋皮,仅此而已。冬天天冷,邓师傅补套鞋通常是坐在村中某栋青砖黑瓦的大厅屋里,周边要补套鞋的人家,便搜罗了一只只大大小小的破套鞋来,灰蓬蓬的,放在地上,同他讲价。邓师傅的嘴巴子能说会道,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逢人一句笑容可掬的口头禅是:“哎呀,是你来了,价钱肯定要便宜一点。”

我那时也爱围观邓师傅补套鞋。他坐在破鞋围绕的矮凳上,腰间绑了一块脏兮兮的黑围裙,盖住两腿。他从地上拿了一只套鞋,放于腿间,左翻右翻,查看破烂的地方,而后就用铁皮仿子锉那破漏之处。那锉子的白铁皮仿子佛是剪开的一截废旧手电筒,密密麻麻钉了无数的洞眼后,包裹在一根短木棒上,粗糙又锋利,锉得套鞋皮的黑细屑在他裙上落了一层。将套鞋破洞的周边,锉出一个毛糙的印痕,或圆,或扁。接着,他找出一块废弃鞋皮,比画一番,剪出锉痕一般的大小与形状,作为补子,并将补子皮里层黏附的白纱锉干净,现出毛糙的皮色。如此妥当了,他方用剪刀锥子撬开胶水罐的盖子,拿了小毛刷,粘了胶水,分别涂在套鞋和补子上,稍稍晾干一阵,将补子贴在破洞上,双手用力挤压一阵,就补好了。这样看起来,他补套鞋似乎也挺简单的,只是那黏糊糊能扯丝的胶水,略有一股刺鼻的怪味。

分田到户后,胶皮凉鞋和解放鞋逐渐在乡村流行,一度成了乡民脚下的标配。补鞋匠的装备也换成了手摇补鞋机,业务范围从原先的补套鞋,扩展到补凉鞋、补解放鞋。再往后,皮质粗糙的猪皮鞋也穿在了村里一些时髦人的脚上,成了补鞋匠穿针引线胶水的对象。

也不知是无师自通,还是跟着外地的补鞋匠当过学徒,突然有一天,村里的国美也有了手摇补鞋机,在他家接受补鞋的业务。国美是个头脑活络的人,曾有多次,他负责抽水机房的抽水,后来又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因为一次交通事故,成了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店,卖点糖饼烟酒之类的小百货。或许是国美的补鞋生意还不错,以后村里的另一个青年也买了一台补鞋机,并经常挑着他的补鞋机和一只木箱,走村串户吆喝补鞋。不过三五年后,他们两人的补鞋生意都销声匿迹了。

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乡人的衣着鞋袜样式愈加丰富,补丁叠补丁的年代悄然远去,连同那些乡村补鞋匠。对于出生在新时期的乡村孩子们来说,他们再无衣食之忧。他们的童年也不会像我们那样,长年累月光着脚板走路和奔跑。只不过他们那从小就被一双接一双好鞋子过于保护的脚板,隔了泥土,隔了砂石荆棘,已然变得娇贵,丧失了那份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情感和耐力。

### 横断山人文

## 龚娅尙堡

◎ 张春文

自德格县城沿色曲峡谷而下,十余里就到了龚娅乡境内的龚娅寺。这个不大的寺庙所在的河谷东侧山腰台地,就是岭国时期甲察大将(甲察王)建都的地方。

史诗《格萨尔》中的甲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一出生东征西讨,协助格萨尔征服了众多部落和方国,战胜了众多恶魔,建立起强大的岭国。甲察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据德格县调研员、藏族学者泽尔多杰介绍,甲察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哥哥,系中岭部落幼系首领僧伦王夫妻拉拉志玛所生,与格萨尔协同征战数十年,建立了赫赫战功,在30员大将中排位第二。在德高望重的七君子中也排位第二。岭国建立后,格萨尔派他镇守中岭国(岭国分上中下三部),并把龚娅一带给他作封地;龚娅在岭国诞生前就是岭部落支系的老根据地,甲察受封后,在龚娅乡更达村境内的拉翁通山上即今之龚娅寺所在地修建了中岭国的都城;后来,霍尔国白帐王率军入侵岭国,甲察率兵出战,不幸战死于战场,从此人们尊称他为甲察王。

甲察王古都的王宫建在龚娅寺背后一个突兀嶙峋的山包上。山包高数十米,坡陡路险,攀爬可上。其上为一个千余平方米的台地,四周陡峭的地方还残存着古代石砌的围墙根基,平台中央坐落着呈四合院式的夯土筑成的平顶旧式碉房,就是甲察的王宫。泽尔多杰说,据资料记载这王宫的墙基里浇筑有生铁,但因荒草和浮土的掩盖我们没能看到。在山包上可俯瞰四野,地势非常险要,加之石砌围墙的护卫,确有“万夫莫开”的坚固。山包后是片低凹的开阔地,再后,是一座驼峰形高台,其上两座古碉堡遗址,相距200余米。据说这是当时的哨所,在那里可以看得很远,发现军情便可迅速通告山下驻军。古碉大若一幢住宅,但顶部已不存,只剩下残破的土黄色高墙寂寞地耸立着,就像两个侍卫,忠实地护卫着前方的古都。

这座历时千年的古城堡建筑在需攀爬才可到达的险要处,且规模也只能与现代藏族的民居相比,充其量可算作一个军中要塞罢了,无论如何也与莺歌燕舞、金粉脂黛的生活联系不起来,哪里还有一点王者的风范?由此令我们想到当时形势之险恶、战争之频繁、生存之艰辛。

我问泽尔多杰,王都怎么会选择了这么一个偏僻而陡峭的地方?他解释说,这个地方可算作岭国东部的一道门户,从这个峡谷沿317国道西去20公里,就到了岗托渡口,过江就是西藏,是茶马古道必经之地,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据泽尔多杰介绍,甲察王在这方园百里有活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古城堡东南山下,有8尊佛塔,其中一塔顶长着一棵10余米的柏树,传说是甲察的显灵处;前方三山环抱的一块开阔地叫拉翁通,相传是甲察遇见神仙白梵王的地方;沿山谷而下十多里处,有山崖如甲察头戴盘缠北靠戈绒山的形象,传说是甲察化身,旁边有一岩洞,传说为甲察上师大喇嘛穿波尼玛降修行的崖洞……

种种传说都证明,甲察是根植于岭

国山山岭岭,根植于民众心中的英雄。

### 石渠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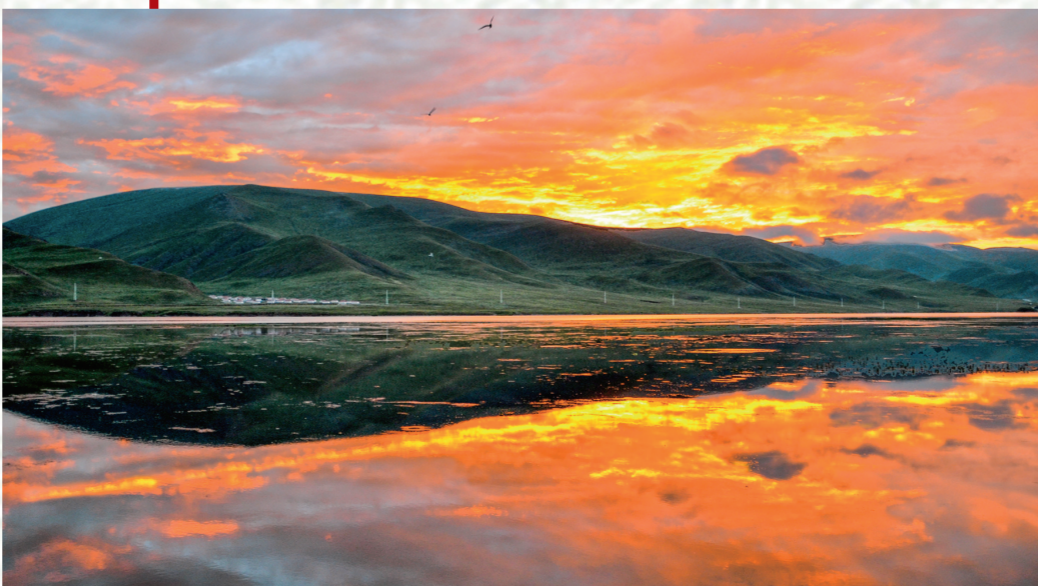
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川青藏接壤地带,有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叫石渠。巴颜喀拉山、沙鲁里山脉在这里绵延,雅鲁江、金沙江、查曲河纵贯全境,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格局。这里的草原是四川省最大的湿地草原,镶嵌着雄壮的雪山和奔腾的江河,点缀着一个个翠蓝的湖泊,是黑颈鹤、天鹅、金雕、白唇鹿等多种珍稀动物栖息繁衍的天堂。石渠草原广袤无垠,风光旖旎。夏季来临,碧绿的草原点缀着红、黄、白、紫各色野花,如仙女织成的锦缎,牧民的帐篷星罗棋布,牛群和羊群缓缓地徜徉着,天上的白云悠悠地蠕动着,如同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到了金秋,两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原就成了色彩的世界,花朵的海洋,绚烂夺目,流光溢彩。

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藏民们,崇拜太阳、崇拜草原。他们有广阔博大的胸怀,有奔放豪迈的性格。千百年来,他们演绎了关于太阳、草原和人的故事,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他们的歌喉雄浑嘹亮,他们的舞姿刚劲潇洒,他们的服饰绚烂典雅,他们的宗教丰富深厚,他们的信仰根深蒂固。

石渠县有萨迦、宁玛、格鲁、噶举四大教派寺庙。这些寺庙既是佛教文化、世俗文化和珍贵文物的宝库,又是高僧大德、佛学英才的摇篮。清代时就曾出现过几位名贯萨迦地区、名贯佛教界的高僧和学者。尔金久美却吉旺波曾著有宗教历史、文学方面的多种著作,其《莲苑歌舞》是藏族熟知的寓言名著。高僧米旁·朗杰嘉措在藏医学和文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对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萨迦地区有“医圣”和“文豪”的美誉。他的《国王修身论》《米旁全集》是藏文化中的砥柱之作。石渠还有座叫巴格嘛呢的石塔,高3米,厚2—3米,长达1600米,已有几百年历史。人们称此为“善塔”和“恶塔”,与弃恶扬善的故事有关。石塔以石刻和石刻彩绘石片垒起,寄托了无数善男信女的心愿。

石渠是格萨尔王曾经征战、驻军的地方,格萨尔的遗迹遍布这片土地,格萨尔的故事洒满村村寨寨。据记载,格萨尔的两位出色大将甲察夏噶尔和察向丹玛乡查的主要活动地就在石渠,霍岭大战等几次大的战役也在石渠发生。至今境内还有甲察大将的雕像、官殿城遗址等。最撼人心魄的是,在距县城90公里的草原深处有一处叫“松格嘛呢”的石头城。这是一座信仰之城,一座历史之城。城高十余米,长百余米的方形石城,据传说是当初为了超度格萨尔军队阵亡将士垒起的嘛呢堆。由于人们争相朝拜英雄,每人都愿意为嘛呢堆增加一块石头,越垒越高,使嘛呢堆最终变成了石城。直到今天,这座石头城依然被人们向往、崇敬。

石渠地处四川甘孜与青海玉树地区之间,早在部落时期,就是川青交通必经之地。近年来,茶马古道南北贯通,这里就成了商贾马帮往来穿梭的地方。长长的牦牛队或骡马队结伴远征,或北上青海去驮盐巴,或南下康定驮茶叶。他们曾在这广袤的草原上演了迷人的故事。



石渠蒙沙湖朝霞。

## 五色海

第1097期